

苏曼殊小说集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苏曼殊小说集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·杭州

封面设计 陈明钊

苏曼殊小说集

本社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875 字数150,000 印数00,001—28,000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223 定 价：0.48 元

出版说明

中入

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苏曼殊(1884—1918)，字子穀，名玄瑛。后出家为僧，法号曼殊，故人称“曼殊大师”。广东香山(今中山县)人。曾留学日本。漫游南洋各地。能诗文，善绘画，精通英、法、日、梵诸文。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、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。曾任报刊翻译及大学教授。具有惊人的才华。但是终生颠沛流离，长年乞食天涯，到处奔波，飘泊无定，真是“行云流水一孤僧”。1918年5月2日，不幸患肠胃病，医治无效，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，年仅三十五岁。后由南社创始人之一柳亚子等集资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，西泠桥南堍，并建曼殊塔，以资纪念。

苏曼殊从1903年开始文学活动后，与章炳麟、柳亚子等交往，受到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参加过文学团体“南社”。他的诗歌清颖秀丽。早期的某些诗作，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强烈的爱国思想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其诗多带有消极情绪，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。自1912年起从事小说创作。描写爱情故事，缠绵悱恻，凄惋动人，虽然表现出某种颓废色彩，但却很善于捕捉人物细小的心理变化，写景状物颇能细致传神。

在写作技法上也是值得借鉴的。小说较长的有《断鸿零雁记》，短篇有《绛纱记》、《焚剑记》、《碎簪记》、《非梦记》、《天涯红泪记》。其中以《断鸿零雁记》影响最大，并译成外文出版。这个集子除收集上述六篇创作小说，还附录作者所译的器俄（雨果）的《惨世界》（《悲惨世界》），以供阅读和研究参考。

本 社

1981年1月

目 次

断鸿零雁记	1
绛纱记	57
焚剑记	74
碎簪记	88
非梦记	109
天涯红泪记	122
惨世界	128

断鸿零雁记

第一章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滨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无云，山麓葱翠间，红瓦鳞鳞，隐约可辨，盖海云古刹在焉。相传宋亡之际，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，有遗老遁迹于斯，祝发为僧，昼夜向天呼号，冀招大行皇帝之灵。故至今日，遥望山岭，云气葱郁；或时闻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歔歔凭吊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刹中宝网金幢，俱为古物。池流清静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数十，威仪齐肃，器钵无声。岁岁经冬传戒，顾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肠峻险，登之殊艰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钟声徐发，余倚刹角危楼，看天际沙鸥明灭。是时已入冬令，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。读吾书者识之，此日为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计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师；后此扫叶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复何憾！如是思维，不觉堕泪，叹曰：“人皆谓我无母，我岂真无母耶？否，否。余自养父见背，虽茕茕一身，然常于风动树梢、零雨连绵、百静之中，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。顾声从何来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恒结凝想耳。”继又叹曰：“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见！亦知儿身世飘

零，至于斯极耶？”

此时晴波旷邈，光景奇丽。余遂披袈裟，随同戒者三十六人，双手捧香鱼贯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鹄立左右。四山长老云集。《香赞》既阕，万籁无声。少选有尊证闍黎，以悲紧之音唱曰：“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报父母养育之恩。”

余斯时泪如纆麻，莫能仰视；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礼毕，诸长老一一来相劝勉，曰：“善哉大德！慧根深厚，愿力庄严。此去谨侍亲师，异日灵山会上，拈花相笑。”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顶礼受牒，收泪拜辞诸长老，徐徐下山。夹道枯柯，已无宿叶；悲凉境地，唯见樵夫出没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难言之恫！此章为吾书发凡，均纪实也。

第二章

余既辞海云寺，即驻荒村静室，经行侍师而外，日以泪珠拭面耳。吾师视余年幼，固已怜之；顾吾师虽慈蔼，不足以杀吾悲。读者试思，余殆极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师命下乡化米，量之可十余斤，负之行，思觅投宿之所；忽有强者自远而来，将余米囊夺去，余付之一叹。尔时天已薄暮，才于独行，至海边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滩小憩，而骇浪遽起，四顾昏黑。余踌躇间，遥见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渔舟经此，遂疾声呼曰：“请渔翁来，余欲渡耳。”

已而，火光渐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几，舟果傍岸，渔人询余何往。曰：“余为波罗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。

幸翁助我！”

渔人摇手曰：“乌！是何言！余舟将以捕鱼易利，安能载尔贫僧？”

言毕，登舟驶去。余莫审所适，怅然涕下。忽耳畔微闻犬吠声，余念是间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径行。渐前，有古庙，急就之，中悬渔灯。余入，蜷卧石上。俄闻户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见一童子匆匆入。余曰：“小子何之？”

童子手持竹笼数事示余曰：“吾操业至劳。夜已深矣，吾犹匿颓垣败壁，或幽岩密菁间，类偷儿行径者，盖为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”

余曰：“少年英俊，胡为业此屑小事？”

童子太息曰：“余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间挑花以售富人；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殊微，不足以养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！试思吾为人子，安可勿尽心以娱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艰辛，而兼业此。虽然，吾母尚不之知，否则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见庙侧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两夜，尚未得也。天乎！使此微虫早落吾手，待邻村墟期，必得善价；当为慈母市羊裘一领，使老母虽于冬深之日，犹在春温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岂荒伦市侩，尽日孳孳爱钱而不爱命者耶？”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触，泫然泪下。童子相余顶，从容曰：“敢问师奚为露宿于是？”

余视童貌甚庄肃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“师苦矣！寒舍尚有空阔，去此不远，请从我归，否则村人固凶恣，诬师为贼，且不堪也。”

余感此童诚实，诺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辟扉，复自阖之，导余曲折度回廊；苑内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忽

微闻老人语声曰：“潮儿今日归何晚？”

余谛听之。奇哉，奇哉！此人声音也。及至厅事，则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第三章

余礼乳媼既毕，悲喜交并。媼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谛视余面，即以手拊额，沈思久之，凄然曰：“伤哉，三郎也！设吾今日犹在彼家，即尔胡至沦入空界！计吾依夫人之侧，不过三年，为时虽短，然夫人以慈爱为怀，视我良厚。一别夫人，悠悠十数载，乃至于是今，吾每饭犹能不忘夫人爱顾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后，彼家人虽遇我恶薄，吾但顺受之；盖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离三郎而去。迨尔父执去世之时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谓三郎孤寒无依，欲驰书白夫人，使尔东归，离彼獠獠。詎料彼妇侦知，逢其愠怒，即以藤鞭我，斯时吾亦不欲与之言人道矣！纵情撻已，即摒我归。”

媼言至此，声泪俱下。斯时余方寸悲惨已极，顾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泪涌如泉，相对无语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许人，触此愤恻，宁人所堪！遂强颜慰之曰：“媼毋伤！媼育我，今已成立。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虽心冷空门，今兹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，否即碧落黄泉，无相见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苍尚有灵耶？余在幼龄，恒知吾母尚存，第百思莫审厝何许，且为谁氏，今吾媼所称‘夫人’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为任我孑孑一身，飘摇危苦，都弗之问？媼试语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”

媼既收泪，面余言曰：“三郎居！吾语尔，吾为村人女，

世居于斯，牧畜为业。既嫁，随吾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乐无极，宁识人间有是非忧患？村家夫妇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，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仅遗稚子，即潮儿也。是后家计日困，平生亲友咸视吾母子为路人。斯时吾始悟世变，怆然于中，四顾茫茫，其谁诉耶？

“一日，拾穗村边，忽有古装夫人，珊珊来至吾前，谓曰：‘子似重有忧者？’因详叩吾况。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怜而招我，为三郎乳媪。古装夫人者，诚三郎生母，盖夫人为日本产，衣制悉从吾国古代；此吾见夫人后，始习闻之。

“‘三郎’即夫人命尔名也。尝闻之夫人，尔呱呱坠地，无凡月，即生父见背。尔生父宗郎，旧为江戸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为里党所推。后此夫人综览季世，渐入浇漓，思携尔托根上国，故掣尔身于父执为义子，使尔离绝岛民根性，冀尔长进为人中龙也。明知兹事有干国律，然慈母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乃亲自抱尔潜行来游吾国，侨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诏我曰：‘我东归矣，尔其珍重！’复手指三郎凄声含泪曰：‘是儿生也不辰，媪其善视之，吾必不忘尔赐。’语已，手书地址付余，嘱勿遗失，故吾今尚珍藏旧奩之中。

“当是时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锡我百金。顾今日此金虽尽，而吾感激之私，无能尽也。尤忆夫人束装之先一夕，一一为贮小影于尔果罐之中、衣篋之内；冀尔稍长，不忘见阿母容仪。用意至为凄惻。谁知夫人行后，彼家人悉检毁之。嗣后夫人尝三致书于余，并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妇收没。又以吾详知夫人身世，且深爱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态，以形其寡德。怨毒之因，由斯而发。甚矣哉！人与猛兽，直一线之分耳！吾既见揆之后，彼即诡言夫人已葬鱼腹。故亲友邻舍，咸目尔为无母之

儿，弗之闻问。迹彼肺肝，盖防尔长大，思归依阿娘耳。嗟乎！既取人子，复暴遇之，吾百思不解彼妇前生是何毒物？苍天，苍天！吾岂怨毒他人者哉？今为是言者，所以征悍妇耳。尔父执为人诚实，恒念尔生父于彼有恩，视尔犹如己出。谁料尔父执辞世，不旋踵而彼妇初心顿变耶？至尔无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伦比。顾尔今亭亭玉立，别来无恙，吾亦老矣，不对尔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虽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则在在居心陷我。此理互相消长。世态如斯，可胜浩叹！”吾媪言已，垂头太息。

少顷，媪尚欲有言，斯时吾满胸愁绪，波谲云诡。顾既审吾生母消息，不愿多询往事，更无暇自悲身世，遂从容启媪曰：“今夜深矣，媪且安寝。余行将子身以寻阿母，望吾媪千万勿过伤悲。天下事正复谁料，媪视我与潮儿，岂没世而名不称者耶？”

既而媪忽仰首，且抚余肩，曰：“伤哉！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！尔今须就寝。后此且住吾家，徐图东归，寻觅尔母。吾时时犹梦古装夫人彷徨于东海之滨，盼三郎归也。三郎，尔尚有阿姊、义妹，娇随娘侧，尔亦将闻阿娘唤尔之声。老身已矣，行将就木，弗克再会夫人，但愿苍苍者，必有以加庇夫人耳！”

翌晨阳光灿烂，余思往事，历历犹在心头。读者试思，余昨宵乌能成寐？斯时郁悒无极，即起披衣，出庐四瞩，柳瘦于骨，山容萧然矣。继今以后，余居乳媪家，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，或骑牛村外，幽恨万千，不自知其消散于晚风长笛间也。

第四章

一日薄暮，荒村风雪，萧萧彻骨。余与潮儿方自后山负薪以归。甫入门，见吾乳媪背炉兀坐，手缝旧衲，闻吾等声气，即仰首视余曰：“劳哉，小子！吾见尔殊慰。尔两人且歇，待我燃烛出鲜鱼热饭，偕尔晚膳。吾家去湖不远，鱼甚鲜美，价亦不昂；村居胜城市多矣。”

余与潮儿即将蓑笠除下，与媪共饭，为况乐甚。少选，饭罢，媪面余言曰：“吾今日见三郎荷薪，心殊未忍。以尔孱躯，今后勿复如是。此粗重工夫，潮儿可为吾助。今吾为儿计，尔须静听吾言。吾家花圃，在三春佳日，群芳甚盛。今已冬深，明岁春归时，尔朝携花出售，日中即为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资虽薄，然吾能为尔积聚，迄二三年后，定能敷尔东归之费。舍此计无所出。三郎，尔意云何？”

余曰：“善，均如媪言。”

媪续曰：“三郎，尔先在江户固为公子，出必肥马轻裘，今兹暂作花佣，亦殊异事。虽然，尔异日东归，仍为千金之子，谁复呼尔为鬻花郎耶？”

余听至此，注视吾媪慈颜，一笑如春温焉。

岁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装，携花出售，每晨只经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携花筐，右手持竹竿，顶戴渔父之笠，盖防人知我为比丘也。踽踽道中，状殊羞涩；见买花者，女子为最多，次则村姬耳。计余每日得钱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弥月矣。

一日，余方独行前村，天忽阴晦，小雨溟濛，沾余衣袂。

此日为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扫墓之事，故沿道无人，但有雨声清沥愁人而已。余纡道徐行，至一屋角，细柳之下，枯立小憩，忽睹前垣碧纱窗内，有女郎新装临眺，容华绝代。而玉颜带肃，涌现殷忧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瞬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气清，新绿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侧扉已启，又见一女子匆遽出而礼余，嗫嚅言曰：“恕奴失礼！请问若从何方至此，为谁氏子？以若年华，奚至业是？若岂不识韶光一逝，悔无及耶？请详答我。”

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，无村竖态，但奚为盘问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？殆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僵立，心殊弗释，亦莫审所以为对。

良久，彼女复曰：“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属必如是探问。吾女公子情性幽静无伦，未尝共生人言语。顾今如此者，盖听若卖花声里，含酸梗余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见若于窗外，即审若身世，固非荒凉。若得毋怪我语无伦次？若非‘河合’其姓，‘三郎’其名者耶？”

余骤闻是言，愕极欲奔，继思彼辈殆非为害于余，即漫声应之曰：“诚然。余亟于东归寻母，不得不业此耳。尚望子勿泄于人，则余受恩不浅矣！”

女重礼余，言曰：“谨受教！先生且自珍重。明晨请再莅此，待我复命女公子也。”

余自是心绪潮涌，遂怏怏以归。

第五章

明日，天气阴沉，较诸昨日为甚。迨余晨起，觉方寸中仓

皇无主，以须臾即赴名姝之约耳。读吾书者，至此必将议我陷身情网，为清净法流障碍。然余是日正心思念：我为沙门，处于浊世，当如莲花不为泥污，复有何患？宁省后此吾躬有如许惨戚，以告吾读者。

余出门去矣，此时正为余惨戚之发轫也。江村寒食，风雨飘忽，余举目四顾，心怦然动。窃揣如斯景物，殆非佳朕。然念彼姝见约，定有远因，否则奚由稔余名姓？且余昨日乍睹芳容，静柔简淡，不同凡艳，又乌可与桃僮下流，同日而语？余且行且思，不觉已重至碧纱窗下；呆立良久，都无动定。余方沉吟，谓彼小娃殆戏我耶？继又迹彼昨日之言，一一出之至情，然则又胡容疑者？亡何，风雨稍止，僮娃果启扉出，不言亦不笑；行至我前，第以双手出一纸函见授。余趣接之，觉物压余手颇重；余方欲发问，而僮娃旋踵已去。余亟擘函视之，累累者金也。余心滋惑；于是细察函中，更有银管乌丝，盖贍余书也。嗟夫，读者！余观书讫，惨然魂摇，心房碎矣！书曰：

妾雪梅将泪和墨，敛衽致书于三郎足下：

先是人咸谓君已披荆空山，妾以君秉坚孤之性，故深信之，悲号几绝者屡矣！静夜思君，梦中又不识路。命也如此，夫复奚言！迺者，连朝于卖花声里，惊辨此音，酷肖三郎心声。盖妾婴年，尝之君许，一挹清光，景状至今犹藏心坎也。迨侵晨隔窗一晤，知真为吾三郎矣。当此之时，妾觉魂已离舍，流荡空际；心亦腾涌弗止，不可自持。欲亲自陈情于君子之前，又以干于名义，故使侍儿冒昧进诘，以渎清神，还望三郎怜而恕妾！妾自生母弃养，以至

今日，伶仃愁苦，已无复生人之趣。继母寡恩，见利忘义，怱老父以前约可欺，行思以妾改嫁他姓。嗟夫，三郎！妾心终始之盟，固不贰也。若一旦妾身见抑于父母，妾只有自裁以见志。妾虽骨化形销，至千万劫，犹为三郎同心耳！上苍曲全与否，弗之问矣。不图今日复睹尊颜，知吾三郎无恙，深感天心慈爱，又自喜矣。呜呼！茫茫宇宙，妾舍君其谁属耶？沧海流枯，顽石尘化；微命如缕，妾爱不移。今以戔戔百金奉呈，望君即日买棹遄归，与太夫人图之。万转千回，惟君垂悯！苦次不能细缕，伏维长途珍重。

雪梅者，余未婚妻也。然则余胡可忍心舍之，独向空山而去，读者殆以余不近情矣。实则余之所以出此者，正欲存吾雪梅耳。须知吾雪梅者，古德幽光，奇女子也。今请语吾读者：雪梅之父，亦为余父执。在余义父未逝之先，已将雪梅许我。后此见余义父家运式微，余生母复无消息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诺。雪梅固高抗无伦者，奚肯甘心负约？顾其生父继母，都不见恤；以为女子者，实货物耳，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。况此权特操诸父母，又乌容彼纤小致一辞者？雪梅是后，茹苦含辛，莫可告诉。所谓庶女之怨，惟欲依母氏于冥府，较在恶世为安，此非躬历其境者，不自知也。余年渐长，久不与雪梅相见，无由一证心量，然睹此情况，悲慨不可自聊。默默思量，只好出家皈命佛陀、达磨、僧伽，用息彼美见爱之心，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。否则绝世名姝，必郁郁为余而死，是何可者？不观其父母利令智昏，宁将骨肉之亲，付之蒿里，亦不以嫠单寒无告之儿如余者。当时余固年少气盛，遂掉头不顾，飘

然之广州常秀寺，哀祷赞初长老，摄受为“驱乌沙弥”，冀梵天帝释愍此薄命女郎而已。前书叙余在古刹中忆余生母者，盖后此数月间事也。

第 六 章

余自得雪梅一纸书后，知彼姝所以许我者良厚。是时心头辘辘，不能为定行止。竟不审上穷碧落、下极黄泉，舍我雪梅而外，尚有何物。即余乳媪，以半百之年，一见彼姝之书，亦惨同身受，泪潸潸下。余此际神经，当作何状，读者自能得之。须知天下事，由爱而生者，无不以为难；无论湿化胞胎四生，综以此故而入生死，可哀也已！

清明后四日，侵晨，晨曦在树，花香沁脑。是时余与潮儿母子别矣。以媪亦速余遄归将母，且谓雪梅之事，必力为余助。余不知所云，以报吾媪之德，但有泪落如沱。乃将雪梅所赠款，分二十金与潮儿，为媪购羊裘之用。又思潮儿虽稚，侍亲至孝，不觉感动于怀，良不忍与之遽作分飞劳燕。忽回顾苑中花草，均带可怜颜色，悲从中来，徘徊饮泣。媪忽趣余曰：“三郎，行矣！迟则渡船解缆。”余此时遂抑抑别乳媪、潮儿而去。

二日已至广州，余登岸步行，思诣吾师面别。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学暴徒毁为墟市，法器无存。想吾师此时已归静室，乃即日午后易舟赴香港。翌晨，余理装登岸，即向罗弼牧师之家而去。牧师隶西班牙国。先是数年，携伉俪及女公子至此，构庐于太平山。家居不恒外出，第以收罗粤中古器及奇花异草为事。余特慕其人，清幽绝俗，实景教中铮铮之士，非包藏祸